



第一章  
先秦两汉文学



## 第一节 概述

### 一、先秦文学

“先秦”指的是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的历史时期。先秦文学是我国古代文学发生发展的最早阶段,它包括秦代以前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学。在这一阶段里产生了很多优秀作品,有成为我国古代文学先导的古代神话和古代歌谣,有标志着我国文学光辉起点的《诗经》,有作为后代史传体文学和小说、戏剧滥觞的历史散文,有体现战国时代百家争鸣之局的诸子散文,有我国寓言文学鼻祖的先秦寓言,有光耀千古的浪漫主义杰作《楚辞》,等等。先秦文学丰富多彩,斑驳灿烂,奠定了我国两千多年文学发展的坚实基础。

先秦文学的主要内容包括上古歌谣和神话、《诗经》、先秦散文、《楚辞》。远古时期的歌谣和神话传说,在古籍中时有记载。据说是神农时代出现的《蜡辞》云:“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这大约是一首农事祭歌。另有《吴越春秋》卷九所载的《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该诗反映的是原始人制造弹弓和狩猎的过程,语言古朴,但已经具有韵律,显然是一首十分古老的歌谣。

先秦散文分为历史散文与诸子散文两个部分。历史散文是在史官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渐进产生并成熟起来的。历史散文的发展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尚书》和《春秋》为代表。《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在中国古代散文史上具有奠基的意义。孔子编著的《春秋》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断代史,是编年体史书之祖,其体例和笔法对后世散文产生了经典式的影响。第二阶段以《左传》和《国语》为代表。《左传》是我国第一部记事详备的编年体史书,也是先秦历史散文中思想性和艺术性最为突出的著作。《国语》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国别体史书,由各国的史料汇集而成。第三阶段以《战国策》为代表。《战国策》也是一部国别体史书,主要记叙的是战国时期谋臣策士们的言行。

诸子散文是在先秦理性精神觉醒的背景下和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中形成并繁荣起来的。诸子散文的发展大体上也经历了三个阶段。①春秋战国之交:以《论语》《墨子》《老子》为代表。《论语》以语录体的形式记述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早期儒家的思想和活动。《墨子》是一部墨子及其后学的著作汇编,反映的是墨家学派所代表的小生产者的思想。其艺术特点是文质意显,富于逻辑性。《老子》基本上是道家创始人老子的著作,它以玄深的哲理思辨和精妙的诗一般的语言相结合,显示着独特的艺术风格。②战国中期:以《孟子》《庄子》为代表。《孟子》是孟子及其弟子的著作,反映了战国中期儒家思想的面貌。《孟子》的散文体现着语录体向专题性论文的过渡,其突出的文学成就在于高超的论辩艺术。《庄子》是庄周及其后学的著作,亦是道家的又一部经典。其文章以独特的艺术造诣绝响于先秦诸子之中,奇妙的构思、汪洋恣肆的语言、浪漫的风格,都体现了其在诸子散文中的独特地位和辉煌的文学成就。③战国末期:以《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为代表。《荀子》一书多为荀子自作,其思想体系博大精深,是儒学的进一步发展。其文章多为结构严谨、论说周详的专题性论文,标志着先秦说理散文进入了完全成熟的阶段。《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之作,文章峭拔锋锐、质朴无华,体

现着法家文章的基本特色。《吕氏春秋》是吕不韦及门客的集体创作,特点是体制宏大、内容博杂、兼收并蓄,是先秦学术思想的一次大规模的总结,也具有较强的文学性。

战国时期出现的楚辞,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楚辞》是指以具有楚国地方特色的乐调、语言、名物而创作的诗赋。西汉末年,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编成《楚辞》一书。它和《诗经》共同构成中国诗歌史的源头。南方楚国文化特殊的美学特质,以及屈原不同寻常的政治经历和卓异的个性品质,造就了光辉灿烂的楚辞文学,并使屈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

先秦文学是中国文学的光辉起点,跨越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早期封建社会三种社会形态,经历了从胚胎萌芽到生长成熟的漫长过程。《诗经》和《楚辞》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座巍峨的高峰,史传和诸子奠定了中国古代散文的优良传统。中国文学史上的历次诗文革新运动,无不以先秦诗文作为师法的楷模和品评的标准,这都源于先秦文学自身的特点。

第一是创始性。先秦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光辉灿烂的第一页,文学伴随着原始社会人们的劳动、祭祀、婚姻等日常生活而产生,并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至周代而蔚为大观。诗歌、散文、辞赋等文学形式一应俱全,散文中史传散文、诸子散文和应用散文已有明确的分界。史传散文的记言记事由分离到融合,产生了文诰、编年、国别、谱牒等多种体例。诸子散文由简短的语录体发展为论辩文,进而形成专题论文,完成了论说文的体制。应用散文包括典、谏、训、诰、誓、命以及书信、盟誓、祝文、祝辞、箴、谏、铭文等各种文体。先秦诸子多元化的思想各成体系,彼此渗透,形成中国古代思想史以百家争鸣为开端的特点,并辐射到其他各种文体形式之中。先秦散文的记言、叙事、写人以及议论、抒情等,由自然到自觉,手法逐渐成熟。诗歌开中国抒情诗之端,《诗经》和《楚辞》分别开创了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主要流派,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从经学角度来说,先秦时代是出产“元典”的时代,儒、道及其他各种思想流派的原始经典都出自这一时代;从文学艺术的起源、文学体裁的产生、思想体系的形成、艺术手法的探索、文学流派的开创等各个方面来看,先秦文学都具有创始性的意义。这种创始性充分体现了先秦时代的作家所特有的开拓精神和丰富的想象力,注重独立思考,勇于标新立异。

第二是综合性。先秦时代文史哲不分离,诗乐舞相融合。文学是泛指包括政治、哲学、历史、文学等在内的一切学术。《论语·先进》说孔门弟子子游和子夏长于文学,“文学”便是泛指古代文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说:“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其中文学之士著书立说,游说之士摇唇鼓舌。先秦文献中,史传散文记史解经,却不乏哲理思辨,故事情节曲折,人物形象生动;诸子散文传经布道,客观上反映了当时的历史,议论说理多具象化,采用寓言、比喻、白描、夸张、铺排等多种文学手法;《诗经》和《楚辞》本是文学创作,却具有一定程度的史料价值和思辨色彩。这些文献对于研究先秦时代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文学等都具有同样重要的价值。先秦时代的诗歌、音乐和舞蹈密不可分,从原始歌谣到《诗经》《楚辞》都是如此。《吕氏春秋·古乐》中记载的“葛天氏之乐”,有舞蹈道具和动作的描述,乐章的章名概括了诗歌的内容,显然是诗乐舞的综合表演。《诗经》作品大多重章叠句,原本是适应音乐和舞蹈反复表演的需要。《墨子·公孟》中也说:“儒者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弦《诗三百》,诵《诗三百》。”可以歌唱、舞蹈、弹奏、吟诵,正说明《诗经》具有综合艺术的特征。《楚辞·离骚》的末节、《九章》中《涉江》《哀郢》《抽思》《怀沙》等篇以及《招魂》的末节都有“乱曰”,“乱”既是内容的总结,也是标志音乐的末章。《九歌》是屈原在民间祭神巫歌基础上的创作,祭神巫歌是表演巫舞所唱的歌,其中每篇并无“乱曰”,但末篇《礼魂》就是《九歌》前十篇通用的乱辞。由此可见,楚辞也具有诗乐舞相融合的特点。

第三是实用性。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出现大动荡、大变革、大改组的形势,文学普遍具有实用性,或



为具体社会问题而发,如《诗经》民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或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判断历史人物的是非曲直,为现实社会提供借鉴,如史传散文的定是非、决嫌疑;或旨在揭示和解决实际社会问题,如诸子百家为拯救社会而各陈己见;或自怨而生,抨击现实政治,如屈原之作《离骚》。

第四是随意性。随意性是指作家不受局限,放言无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文字产生以前的原始歌谣和神话传说自然是尽人脑所能想、尽人口所能言。产生文字的殷商时代也无所束缚,尽管对天神无限崇拜,还是有武乙之辈敢于射天。周代崇尚礼制,思想有所束缚,然而《诗经》中的民歌用朴实的语言抒发真实的情感,饥者歌食,劳者歌事,对大人君子作无情地嘲讽,对男女爱情作坦率地表白。经过筛选润色的《诗经》尚有真实感,可以想见未能入选的诗歌更是实话实说。先秦无人模拟《诗经》,酝酿二百年之后,楚辞以全新的面貌登上诗坛。后人每以《诗经》为比照评论《离骚》,或认为《离骚》兼具国风、小雅之长,或认为屈原露才扬己、怨刺其上、强非其人,不同于《诗经》;或认为屈原独依诗人之义,依托五经以立义;刘勰的《文心雕龙·辨骚》分割四事同于风雅,四事异乎经典,算是一种折中的总结。以同于《诗经》为褒,以异于《诗经》为贬,是囿于汉代作家尊经学重模拟的怪圈,而忽视了先秦作家的随意性。屈原是最有个性的诗人,《离骚》是最有个性的诗篇,他宣泄自己的满腔愤懑,一吐为快,他完全没有也不必“徵圣宗经”。东周时代,天子的权威日益下降,逐渐名存实亡,诸侯异政,百家异说,分裂的政治局面为思想的活跃和言论的自由创造了客观条件。儒家有传播仁义道德的自由,道家就有蔑弃仁义道德的自由,纵横家也有以利害关系取代仁义道德的自由。面对旧制度的日益式微,旧秩序的日益破坏,兼并战争的日益频繁,诸子百家的治世良方形成各种独立的思想体系。为了更有效地传播自己的思想观念,人们竞相探寻最为合适的表达方式和最为美妙的语言技巧,从而形成各自特有的审美情趣。创始性、综合性、实用性、随意性彼此联系、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先秦文学的基本特点。

## 二、两汉文学

汉代是我国第一个封建盛世,其文化体现出特有的“大汉气象”。它延续并发展了曾被秦帝国一时中断的传统礼乐文化,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大统一的封建文化,统一性与综合性为其最突出的特色。汉朝经济的繁荣、国力的强盛、疆域的扩展,使那个时代的作家充满胜利的喜悦和豪迈的情怀。反映在文学上,就是古往今来、天上人间的万事万物都要置于自己的观照之下,加以艺术地再现。司马相如说过:“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揽人物。”(《西京杂记》卷二)司马迁称,他撰写《史记》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司马相如和司马迁,一个是辞赋大家,一个是传记文学巨匠,他们处于文学创作的不同领域,却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基本相同的主张,对作品都追求广大的容量、恢宏的气势,欣赏那种使人产生崇高感的巨丽之美。在大赋中,凡是能够写入作品的东西,都要囊括包举,细大无遗,无远弗届。在史传文学中,天文地理、中土域外、经济文化等面面俱到,远至黄帝,近至当世,从帝王将相到市井细民、三教九流、诸子百家,各类人物纷至沓来。就是篇幅有限的郊祀歌,也具有兼容并包的性质。汉代文学的巨丽之美,体现的是对大一统帝国辉煌业绩的充分肯定,它的表现对象、领域和范围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

两汉的主要文学成就包括汉赋、散文和诗歌。

汉赋是在汉代涌现出的一种有韵的散文,它的特点是散韵结合,专事铺叙。从赋的形式上看,在于

“铺采摛文”；从赋的内容上说，侧重“体物写志”。汉赋的内容可分为五类：一是渲染宫殿城市，二是描写帝王游猎，三是叙述旅行经历，四是抒发不遇之情，五是杂谈禽兽草木。而以前二者为汉赋之代表。赋是汉代最流行的文体。在两汉四百年间，一般文人多致力于这种文体的写作，因而盛极一时，后世往往把它看成是汉代文学的代表。

汉赋在结构上，一般都有三部分，即序、本文和被称做“乱”或“讯”的结尾。汉赋写法上大多以丰辞缛藻、穷极声貌来大肆铺陈，为汉帝国的强大或统治者的文治武功高唱赞歌，只在结尾处略带几笔，微露讽谏之意。

汉赋分为大赋和小赋。大赋又叫散体大赋，规模巨大，结构恢宏，气势磅礴，语汇华丽，往往是成千上万言的鸿篇巨制。西汉时的贾谊、枚乘、司马相如、扬雄，东汉时的班固、张衡等，都是大赋的行家。小赋摒弃了大赋篇幅冗长、辞藻堆砌、舍本逐末、缺乏情感的缺陷，在保留汉赋基本文采的基础上，创造出篇幅较短、文采清丽、讥讽时事、抒情咏物的短篇小赋，赵壹、蔡邕、祢衡等都是小赋的高手。

汉赋的形成和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汉初的赋家，继承楚辞的余绪，这时流行的主要是“骚体赋”；其后则逐渐演变为有独立特征的所谓散体大赋，这是汉赋的主体，也是汉赋最兴盛的阶段；东汉中期以后，散体大赋逐渐衰微，抒情、言志的小赋开始兴起。汉赋的这种变化发展过程，与汉代社会状况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一时期，自汉高祖初年至汉武帝初年。当时“大汉初定，日不暇给”，封建统治者在思想文化上禁锢不严，儒家思想尚未占据统治地位。当时诸王纳士，著书立说，文化思想还比较活跃。这一时期的辞赋，主要仍是继承《楚辞》的传统，内容多是抒发作者的政治见解和身世感慨之作，在形式上初步有所转变。这时较有成就和代表性的作家是贾谊，此外还有淮南小山和枚乘等人。

第二时期，汉武帝初年至东汉中期，共200多年时间。从汉武帝至汉宣帝的90年间，是汉赋发展的鼎盛期。《汉书·艺文志》著录汉赋900余篇，大部分是这一时期的作品。从流传下来的作品看，内容大部分是描写汉帝国威震四邦的国势，新兴都邑的繁荣，水陆产品的丰饶，宫室苑囿的富丽以及皇室贵族畋猎、歌舞时的壮丽场面，等等。

第三时期，东汉中期至东汉末年，这一时期汉赋的思想内容、体制和风格都开始有所转变，歌颂国势声威、美化皇帝功业，专以铺采摛文为能事的大赋逐渐减少，而反映社会黑暗现实，讥讽时事，抒情咏物的短篇小赋开始兴起。东汉中期以后，宦官外戚争权，政治日趋腐败，加以帝王贵族奢侈成风，横征暴敛，社会动乱频繁，民生凋敝。文人们失去了奋发扬厉的精神，失望、悲愤，甚至忧国忧民的情绪成为他们思想的基调，这就促使赋的题材有所扩大，赋的风格有所转变。这种情况的出现始于张衡。继张衡而起的是赵壹和蔡邕，赵壹的《刺世嫉邪赋》对东汉末年是非颠倒“情伪万方”的黑暗现象进行了揭露和抨击，表现了作者疾恶如仇的反抗精神。这篇赋语言犀利，情绪悲愤，揭露颇有深度，与前一阶段那种歌功颂德，夸美逞能的大赋，已经是完全殊途了。蔡邕的《述行赋》是他在桓帝时被当权宦官强征赴都，在途中有感而作的。在赋中作者不仅揭露和批判了当时宦官专权、政治黑暗、贵族们荒淫无耻的现实，而且还满怀同情地写出了当时的民间疾苦，表现了作者的爱憎感情，语言平实，格调冷峻，颇具感染力。祢衡的《鹦鹉赋》是一篇寓意深刻的咏物赋，作者借写鹦鹉，抒发了自己生于末世屡遭迫害的感慨。这些作品完全突破了旧的赋颂传统，尽管数量不多，却为建安以至南北朝抒情言志、写景咏物赋的发展开拓了道路。

两汉散文以历史散文和政论散文最为突出。历史散文方面,司马迁的《史记》以人物为中心来反映历史,创立了纪传体史书的新样式,也开辟了传记文学的新纪元,是汉代最辉煌的成就。东汉班固的《汉书》与之齐名。政论文中名篇佳作迭现,其中包括贾谊的《过秦论》《论治安策》,晁错的《论贵粟疏》,桓宽的《盐铁论》,王充的《论衡》,王符的《潜夫论》,仲长统的《昌言》等。

两汉诗歌以乐府诗和五言诗成就最为显著。两汉乐府诗是继《诗经》《楚辞》之后的又一种新诗体。著名的《孔雀东南飞》是乐府诗中的叙事长篇,后人把它与北朝的《木兰诗》和唐代韦庄的《秦妇吟》并称为“乐府三绝”。《古诗十九首》则代表了汉代五言诗的最高成就。

### 阅读思考

1. 简述先秦文学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
2. 诸子散文的代表作是什么,它发展经历了哪几个阶段?
3. 简述《楚辞》出现的意义。
4. 汉文学的主要形式和特点是什么?
5. 简述汉赋的形成和发展。

## 第二节 文本精读

### 一 诗经

#### 题解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主要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诗歌,共 305 篇,又称“诗三百”。先秦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诗经》所录,均为曾经入乐的歌词。《诗经》的体例是按照音乐性质的不同来划分的,分为风、雅、颂三类。“风”是不同地区的方音,多为民间的歌谣。《风》是从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 15 个地区采集上来的土风歌谣,共 160 篇。雅即朝廷之乐,是周王朝王畿地区的音乐,即所谓正声雅乐。《雅》分为大雅、小雅。大雅 31 篇、小雅 74 篇、共 105 篇。除《小雅》中有少量民歌外,大部分是贵族文人的作品。颂是宗庙祭祀之乐,内容多是歌颂祖先的功业的。《颂》又分为《周颂》31 篇、《鲁颂》4 篇、《商颂》5 篇,共 40 篇,全部是贵族文人的作品。从时间上看,《周颂》和《大雅》的大部分产生于西周初期;《大雅》的小部分和《小雅》的大部分产生于西周后期至东迁时;《国风》的大部分产生于东周时期。



蒹 葭<sup>[1]</sup>

蒹葭苍苍<sup>[2]</sup>，白露为霜。  
 所谓伊人<sup>[3]</sup>，在水一方。  
 溯洄<sup>[4]</sup>从之，道阻且长。  
 溯游<sup>[5]</sup>从之，宛<sup>[6]</sup>在水中央。  
 蒹葭萋萋，白露未晞<sup>[7]</sup>。  
 所谓伊人，在水之湄<sup>[8]</sup>。  
 溯洄从之，道阻且跻<sup>[9]</sup>。  
 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sup>[10]</sup>。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sup>[11]</sup>。  
 所谓伊人，在水之涘<sup>[12]</sup>。  
 溯洄从之，道阻且右<sup>[13]</sup>。  
 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

## 注 释

[1]本篇选自《诗经·秦风》。周代秦地，即今陕西大部和甘肃部分地区。《秦风》共收录诗歌10篇，多为车马狩猎、争战杀伐之篇，多为对英雄的赞叹。朱熹说，“秦人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死”，所以诗篇风格粗犷而质朴。然而《蒹葭》之篇，从题材到风格，颇似《郑风》格调。蒹葭(jiānjiā):泛指芦苇。

[2]苍苍:茂盛的样子。下文“萋萋”“采采”义同。

[3]伊人:这个人，文中指所追寻的人。

[4]溯洄(sù huí):逆流而上。从:就，靠近，这里指追寻。

[5]溯游:顺流而下。

[6]宛:仿佛，好像。

[7]晞(xī):干，指晒干。

[8]湄(méi):水草交接处，即岸边。

[9]跻(jī):地势渐高，指道路险峻，需要攀登。

[10]坻(chí):水中高地。下文的“沚(zhǐ)”同义。

[11]已:止，完了。未已:指露水未被晒干。

[12]涘(sì):水边。

[13]右:迂回曲折。

## 评 析

《秦风·蒹葭》是一首抒写怀人之情的作品，表现了诗人对“伊人”的真诚向往、执着追求和追求不

得的失望、惆怅的心情。

爱情是人类情感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成为文学作品选择的主要题材之一,《诗经》也不例外。首先,《诗经》开篇就是《关雎》这首爱情诗。其次,《诗经》中为数不少的爱情诗,反映了爱情的各个阶段和各种类型:比如《周南·关雎》《秦风·蒹葭》描述的是追求阶段单相思的爱情;《卫风·木瓜》《邶风·静女》属于热恋阶段两情相悦的爱情;《郑风·将仲子》属于犹豫阶段挣扎中的爱情,等等,不一而足;最重要的是,这些爱情诗歌表达了真实而热切的情感,达到了非凡的艺术成就,成为《诗经》艺苑中独特的一枝。所以,千载之下,当我们读到《秦风·蒹葭》时,仍能感受到诗人所要表达的那种追求而不可得的苦闷与无奈,还有受挫后的坚持和超越,这些情感穿越历史,直击人心,“在水一方”中的爱情与人生境界也就这样为我们所理解和接受。

全诗三章,每章前四句以秋景起兴,并点出追寻的对象。这一幅水乡清秋图,渲染出凄清的气氛,对诗人忧伤的心境起着很好的衬托作用。后四句先是实写对“伊人”的苦苦追寻,然后虚写追寻的结果——“伊人”出现的幻景。幻景的出现,不仅深刻地表现出一个追寻者的痴迷状态,而且还给诗歌淡淡地抹上了一层追寻不得的怅然色彩,丰富了诗的感情含量。

章节重叠、反复咏唱是这首诗的一大特点。重叠之中略加变化,造成了各章之间韵律参差的效果,同时也造成了语义的往复推进、层层深化。从“白露为霜”到“白露未晞”再到“白露未已”,暗示了时间的推移,说明诗人上下求索时间之长;从“道阻且长”到“道阻且跻”再到“道阻且右”,则多方面地揭示了道路的险阻、寻觅的艰难;从“在水一方”到“在水之湄”到“在水之涘”,从“宛在水中央”到“宛在水中坻”到“宛在水中沚”,表明了地点的转换和“伊人”的飘忽不定、难以把握。“宛”字的妙用,使诗的意境显得更加空灵朦胧而富有象征意味。

《蒹葭》是《诗经》中历来备受赞赏的一首情深景真、风神摇曳的抒情诗。神秘而朦胧、可望而不可即的“伊人”,给读者以无穷的遐想;或是梦中的情人,或是难觅的贤才,或是某种理想的境界。人们在各种苦苦寻觅但可望而不可即的人生境遇中,都可以从这首诗里获得审美快感。

### 阅读思考

1. 作者开篇即描绘了一幅秋晨水边的图景。那么,这“秋水”之景给人什么感觉呢?
2. 体会《诗经》的艺术特色,把握意境的含蓄朦胧及其象征意义。

## 二 大学(节选)

### 题解

《大学》原为《礼记》的第四十二篇。宋朝程颢、程颐兄弟把它从《礼记》中抽出,编辑章句。朱熹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编注释,称为《四书》。至于《大学》的作者,程颢、程颐认为是“孔氏之遗言也”。



朱熹把《大学》重新编排整理,分为“经”一章、“传”十章。他认为,“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就是说,“经”是孔子的话,曾子记录下来;“传”是曾子解释“经”的话,由曾子的学生记录下来。这样的编排就成为后世常见的《大学》版本。

大学之道<sup>[1]</sup>,在明明德<sup>[2]</sup>,在亲民<sup>[3]</sup>,在止于至善。

知止<sup>[4]</sup>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sup>[5]</sup>;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sup>[6]</sup>。致知在格物<sup>[7]</sup>。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sup>[8]</sup>,壹是<sup>[9]</sup>皆以修身为本。

其本乱而末<sup>[10]</sup>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sup>[11]</sup>,未之有也<sup>[12]</sup>。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

## 注 释

[1] 大学之道:大学的宗旨。“大学”一词在古代有两种含义:一是“博学”的意思;二是相对于小学而言的“大人之学”。古人八岁入小学,学习“洒扫应对进退、礼乐射御书数”等文化基础知识和礼节;十五岁入大学,学习伦理、政治、哲学等“穷理正心,修己治人”的学问。所以,后一种含义其实也和前一种含义有相通的地方,同样有“博学”的意思。“道”的本义是道路,引申为规律、原则等,在中国古代哲学、政治学里,也指宇宙万物的本原、个体,一定的政治观或思想体系等,在不同的上下文环境里有不同的意思。

[2] 明明德:前一个“明”作动词,有使动的意味,即“使彰明”,也就是发扬、弘扬的意思。后一个“明”作形容词,明德也就是光明正大的品德。

[3] 亲民:有两种说法。一是《管子·形势解》:“道之纯厚,遇之有实,虽不言曰‘吾亲民’,而民亲矣。”王阳明曾与弟子徐爱辨亲民和新民,认为“宜从旧本作亲民”,列在《传习录》首章,“说亲民便是兼教养意,说新民便觉偏了”。“亲民”的目的主要是在于“齐家”,齐家即亲民也。“亲民”二字与上面“明明德”相结合,即弘扬光明的品德,要学习并应用于日常生活当中,大人的学问即从生活中来。二是程颐、朱熹解“亲”作“新”,即革新、弃旧图新。亲民,也就是新民,使人弃旧图新、去恶从善。

[4] 知止:知道目标之所在。

[5] 齐其家:管理好自己的家庭或家族,使家庭或家族和和美、蒸蒸日上、兴旺发达。

[6] 致其知:使他具有真正的知识。

[7] 格物:研究事物的原理。

[8] 庶人:平民百姓。

[9] 壹是:都是。

[10] 末:相对于“本”而言,枝节。

[11] 厚者薄:该重视的不重视。薄者厚:不该重视的却加以重视。

[12] 未之有也：即未有之也。没有这样的道理（事情、做法等）。

### 评析

之所以说儒家是入世的，从《大学》论述的“三纲领八条目”就完全能领会到。人生在世要从自然人转化为社会人，就需要一套做人的标准作为指引。“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是人生修养进取的最高目标！这就是“三纲领”。还要明确“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非常清晰地指明了人生学习进步、逐渐完善自我的步骤，一步一个脚印，努力实干，就能为人生赢得不朽，为天下谋取福祉。

确实如此。出身卑微、身无分文的穷酸书生，通过《大学》依然看到了明天的太阳艳丽无比、温暖无比，相信灿烂的阳光一定会照到每个人、每个角落，映着人们的笑脸、暖着人们的心灵。他们发自内心的自信，发出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豪言壮语，并用全部的心血、一生的行动致力于建设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的美好世界！

“三纲八目”成为华人世界通行的语言，正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让三千年后的我们找到了传统文化的精髓，也让远在异国他乡的华人，找到了与祖国乡音共鸣的话语，我们在中外交流中重新找到了文化自信。直到今天这还是值得深入挖掘的新课题，顺着“三纲八目”投射的光彩，我们就找到了儒学的入室大门，紧紧围绕“修身”这个关键环节，致力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内修，锤炼能力，就可为“齐家、治国、平天下”外治立下不世之功。

### 阅读思考

1. 说说本篇倡导的“三纲领八条目”与古代社会以科举选取国家栋梁的关系。
2. 为何说我国文人书生“十人九儒”？

## 三 中庸（节选）

### 题解

《中庸》原是《小戴礼记》中的一篇，作者一般认为是孔子之孙子思。后来经过秦代学者修改整理。北宋程颢、程颐极力尊崇《中庸》。南宋朱熹又作《中庸章句》，并把《中庸》和《大学》《论语》《孟子》并列称为“四书”。

子思，鲁国人，姓孔，名伋，孔子之孙，春秋战国之际儒家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历史上称之为“述圣”，他开创的学派被称为“子思之儒”，与孟子并称为思孟学派。其主要作品有《汉书·艺文志》著录《子思》二十三篇，已佚。

子思一辈子也没做官,学生求学时给他的一点见面礼就成了他唯一的生活来源,所以他一辈子住在破旧的陋巷中度日,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跟颜回有点相似。

天命之谓性<sup>[1]</sup>,率性之谓道<sup>[2]</sup>,修道之谓教<sup>[3]</sup>。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sup>[4]</sup>,故君子慎其独也。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sup>[5]</sup>;发而皆中节<sup>[6]</sup>,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sup>[7]</sup>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 注 释

[1]天命之谓性:人的本性是上天所赐予的。命,赋予。性,指天赋予人的本性。

[2]率:循,遵循。道:是指事物运动变化所应遵循的普遍规律。

[3]教:教化,政教。

[4]莫:在这里是“没有什么更……”的意思。见(xiàn):显现,明显。乎:于,在这里有比较的意味。

[5]中:符合。

[6]节:节度法度。

[7]致:达到。

## 评 析

这是《中庸》的第一章,从道不可片刻离开引入话题,强调在《大学》里面也阐述过的“慎其独”问题,要求人们加强自觉性,真心诚意地顺着天赋的本性行事,按道的原则修养自身。

解决了上述思想问题后,本章才正面提出“中和”(即中庸)这一范畴,进入全篇的主题。

作为儒学的重要范畴之一,历来对“中庸”有各种各样的理解。本章是从情感的角度切入,对“中”“和”作正面的基本的解释。按照本章的意思,在一个人还没有表现出喜怒哀乐的情感时,心中是平静淡然的,所以叫做“中”,但喜怒哀乐是人人都有而不可避免的,它们必然要表现出来。表现出来而符合常理,有节度,这就叫做“和”。二者协调和谐,这便是“中和”。人人都达到“中和”的境界,大家心平气和,社会秩序井然,天下也就太平无事了。

## 阅读思考

你怎么理解“中庸”的含义?“中庸”就是平常所说的“折中主义”吗?



## 第三节 拓展阅读

### 四 楚 辞

#### 题 解

屈原(约前339—前278),名平,字原,战国后期楚国丹阳(今湖北秭归)人,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屈原以上古帝王颛顼氏为先祖,属楚国公族。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屈原曾任楚怀王左徒,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对内主张举贤任能,对外主张联齐抗秦,深得楚怀王的信任,后来受到诬陷排挤,被楚怀王疏远。楚怀王死了以后,长子顷襄王继位,又把屈原流放到沅、湘一带。屈原远离故国,痛心于国势殆危,自己的政治理想无法实现,遂自投汨罗江而死。

楚辞又称“楚词”,作品运用楚地(今两湖一带)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叙写楚地的山川人物、历史风情,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汉代时,刘向把屈原的作品及宋玉等人“承袭屈赋”的作品编辑成集,名为《楚辞》。《楚辞》作为我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成为继《诗经》以后对我国文学具有深远影响的一部诗歌总集。作为一种诗体,楚辞的想象力丰富。楚地巫风盛行,祭祀时往往以巫覡扮演诸神,表演一些神话传说故事,以娱乐神人。这些都培育了楚人丰富的想象力,使作品带有想象丰富、文辞华美、风格绚丽的浪漫主义色彩,《离骚》《九歌》等均如此。楚辞“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楚辞的语句参差,富有变化,常用语助词“兮”“些”等。这种诗体的结构一般比较宏大,篇幅一般比较长。

#### 国 殇<sup>[1]</sup>

##### 屈原

操吴戈兮被犀甲<sup>[2]</sup>,车错毂兮短兵接<sup>[3]</sup>。  
 旌蔽日兮敌若云<sup>[4]</sup>,矢交坠兮士争先<sup>[5]</sup>。  
 凌余阵兮躐余行<sup>[6]</sup>,左骖殪兮右刃伤<sup>[7]</sup>。  
 霾两轮兮縶四马<sup>[8]</sup>,援玉枹兮击鸣鼓<sup>[9]</sup>。  
 天时怱兮威灵怒<sup>[10]</sup>,严杀尽兮弃原野<sup>[11]</sup>。  
 出不入兮往不反<sup>[12]</sup>,平原忽兮路超远<sup>[13]</sup>。  
 带长剑兮挟秦弓<sup>[14]</sup>,首身离兮心不惩<sup>[15]</sup>。  
 诚<sup>[16]</sup>既勇兮又以武,终<sup>[17]</sup>刚强兮不可凌。  
 身既死兮神以灵<sup>[18]</sup>,子魂魄兮为鬼雄<sup>[19]</sup>!

## 注 释

[1] 本篇选自《楚辞·九歌》。原为战国时期楚地的民间祭歌，经过屈原加工。本诗用于祭奠为国捐躯的将士，故名“国殇”。殇：死在外面，非正常死亡，通常指战死的人。

[2] 操：拿着。吴戈：战国时吴国制造的一种特别锋利的戈。被：通“披”。犀甲：犀牛皮制作的铠甲。

[3] 车错毂(gǔ)：指两国激烈交战，兵帅来往交错。毂是车轮中心插轴的地方。短兵：指刀剑一类的短兵器。

[4] 旌蔽日兮敌若云：旌旗遮蔽了太阳，敌兵像云一样聚集在一起。旌，用羽毛装饰的旗子。

[5] 矢交坠兮士争先：是说双方激战，流箭交错，纷纷坠落，战士却奋勇争先杀敌。矢，箭。

[6] 凌：侵犯。躐(liè)：践踏。行：行列。

[7] 左骖(cān)：古代战车用四匹马拉，中间的两匹马叫“服”，左右两边的叫“骖”。殪(yì)：缢地而死。右：右骖。刃伤：为兵刃所伤。

[8] 霾两轮兮縶四马：把(战车)两轮埋在土中，马头上的缰绳也不解开，要同敌人血战到底。霾(mái)，通“埋”。縶(zhí)，绊往。

[9] 援玉枹(fú)兮击鸣鼓：主帅鸣击战鼓以振作士气。援，拿着。枹，鼓槌。

[10] 天时：天意。怼(duì)：怨。威灵怒：神明震怒。

[11] 严杀：酣战痛杀。弃原野：指骸骨弃存战场上。

[12] 出不入兮往不反：是说战士抱着义无反顾的必死决心。

[13] 忽：指原野宽广无际。超：通“迢”。

[14] 挟(xié)：携，拿。秦弓：战国秦地所造的弓(因射程较远而著名)。

[15] 首身离：头和身子分离，指战死。惩：恐惧，悔恨。

[16] 诚：果然是，诚然。

[17] 终：始终。

[18] 神以灵：指精神永存。

[19] 鬼雄：鬼中英雄。

## 评 析

《国殇》是《九歌》中的一篇，是追悼为国捐躯的将士的祭歌。国殇：指为国牺牲的将士。楚怀王在位期间，楚国同秦国进行几次较大的战争，大多是楚国抵御强敌的自卫战争。在这首诗中，诗人对为国捐躯的将士的英雄气概和威武不屈的崇高品质，给予高度评价，赞美他们活着是人中的英雄，死了是鬼中的豪杰。热情歌颂了楚国人民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坚毅的性格。这首诗尽管是直赋其事，但既有比喻，又有想象，把强烈的英雄主义色彩和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融汇在全诗之中。风格悲壮，情调激昂，是《九歌》中一篇很有特色的作品。

## 阅读思考

- 1.结合《国殇》说说楚辞在语言上有什么特点。
- 2.这首诗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
- 3.屈原作为中国历史上已知最早的诗人,你是怎样评价他的?

## 五 史 记

## 题 解

《史记》是西汉著名的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一部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原名《太史公记》。该书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古典典籍之一,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史记》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其中的本纪和列传是主体。“本纪”是全书的提纲,按年月时间记述了帝王的言行政绩。“表”是用表格来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书”则记述制度发展,涉及礼乐制度、天文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诸方面内容。“世家”记述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史迹和极为重要的人物的事迹。“列传”是重要人物和少数民族的传记。《史记》中的传记以描写人物为中心,生动形象地展现了社会历史的广阔画面,有着强烈的艺术魅力。作者为人物作传,不是简单地记叙人物的事迹,而是努力写出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来,为此,他总是在充分把握史料的基础上,先求得对所写人物的思想性格有一个总体的明确的认识,再利用对史料的剪裁取舍、穿插安置,突出其主要特点,使之成为个性鲜明的典型。如《项羽本纪》紧紧抓住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霸王气质,着重表现其勇锐剽悍、所向无敌的英雄气概和率直重义而寡谋轻信的性格。他的气盖一世、想以武力征服天下成为霸主的个性,贯穿于他一生的言行中。

《史记》的故事,又有不少是富于戏剧性的。《史记》中多是由人物自己直接行动来表现自己的,从而使读者在阅读时几乎忘记了叙述者的存在。

《史记》以“实录”著称,这是指司马迁具有严肃的史学态度,不虚饰、不隐讳。然而他笔下那些栩栩如生的故事也不可能是完全真实的。为了追求生动逼真的艺术效果,追求文章的感染力,作者运用了很多传说性的材料,同时也在细节方面进行了适当的虚构。这是典型的文学叙述手法。

项羽本纪<sup>[1]</sup>(节选)

司马迁

沛公军霸上<sup>[2]</sup>,未得与项羽相见。沛公左司马曹无伤使人言于项羽曰:“沛公欲王关中,使子婴为相<sup>[3]</sup>,珍宝尽有之。”项羽大怒,曰:“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sup>[4]</sup>!”当是时,项羽兵四十万,在新丰鸿门<sup>[5]</sup>;沛公兵十万,在霸上。范增说项羽曰<sup>[6]</sup>:“沛公居山东时<sup>[7]</sup>,贪于财



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人无所幸<sup>[8]</sup>，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气<sup>[9]</sup>，皆为龙虎，成五采，此天子气也。急击勿失！”

楚左尹项伯者<sup>[10]</sup>，项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张良<sup>[11]</sup>。张良是时从沛公。项伯乃夜驰之沛公军，私见张良，具告以事<sup>[12]</sup>，欲呼张良与俱去，曰：“毋从俱死也。”张良曰：“臣为韩王送沛公<sup>[13]</sup>。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义。不可不语。”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惊，曰：“为之奈何<sup>[14]</sup>？”张良曰：“谁为大王为此计者<sup>[15]</sup>？”曰：“鲰生说我曰<sup>[16]</sup>，‘距关，毋内诸侯<sup>[17]</sup>，秦地可尽王也。’故听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当项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为之奈何？”张良曰：“请往谓项伯，言沛公不敢背项王也。”沛公曰：“君安与项伯有故<sup>[18]</sup>？”张良曰：“秦时与臣游，项伯杀人，臣活之<sup>[19]</sup>。今事有急，故幸来告良。”沛公曰：“孰与君少长<sup>[20]</sup>？”良曰：“长于臣。”沛公曰：“君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sup>[21]</sup>。”张良出，要项伯<sup>[22]</sup>。项伯即入见沛公。沛公奉卮酒为寿<sup>[23]</sup>，约为婚姻<sup>[24]</sup>曰：“吾入关，秋豪不敢有所近<sup>[25]</sup>，籍吏民<sup>[26]</sup>，封府库，而待将军<sup>[27]</sup>。所以遣将守关者，备他盗之出人与非常也<sup>[28]</sup>。日夜望将军至，岂敢反乎！愿伯具言臣不敢倍德也<sup>[29]</sup>。”项伯许诺，谓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来谢项王<sup>[30]</sup>！”沛公曰：“诺。”于是项伯复夜去，至军中，具以沛公言报项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关中，公岂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不如因善遇之。”项王许诺。

沛公旦日从百余骑来见项王，至鸿门，谢曰<sup>[31]</sup>：“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sup>[32]</sup>，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sup>[33]</sup>，得复见将军于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郤<sup>[34]</sup>。”项王曰：“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项王即日因留沛公与饮。项王、项伯东向坐<sup>[35]</sup>；亚父南向坐<sup>[36]</sup>——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范增数目项王<sup>[37]</sup>，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sup>[38]</sup>。项王默然不应。范增起，出召项庄<sup>[39]</sup>，谓曰：“君王为人不忍，若入前为寿<sup>[40]</sup>，寿毕，请以剑舞，因击沛公于坐<sup>[41]</sup>，杀之。不者<sup>[42]</sup>，若属皆且为所虏<sup>[43]</sup>。”庄则入为寿，寿毕，曰：“君王与沛公饮，军中无以为乐，请以剑舞。”项王曰：“诺。”项庄拔剑起舞，项伯亦拔剑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sup>[44]</sup>，庄不得击。

于是张良至军门见樊哙<sup>[45]</sup>。樊哙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项庄拔剑舞，其意常在沛公也<sup>[46]</sup>。”哙曰：“此迫矣！臣请入，与之同命<sup>[47]</sup>。”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sup>[48]</sup>。交戟之卫士欲止不内<sup>[49]</sup>，樊哙侧其盾以撞，卫士仆地<sup>[50]</sup>。哙遂入，披帷西向立<sup>[51]</sup>，瞋目视项王<sup>[52]</sup>，头发上指<sup>[53]</sup>，目眦尽裂<sup>[54]</sup>。项王按剑而跽曰<sup>[55]</sup>：“客何为者？”张良曰：“沛公之参乘樊哙者也<sup>[56]</sup>。”项王曰：“壮士！赐之卮酒！”则与斗卮酒<sup>[57]</sup>。哙拜谢，起，立而饮之。项王曰：“赐之彘肩<sup>[58]</sup>！”则与一生彘肩。樊哙覆其盾于地<sup>[59]</sup>，加彘肩上，拔剑切而啖之<sup>[60]</sup>。项王曰：“壮士！能复饮乎？”樊哙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杀人如不能举<sup>[61]</sup>，刑人如恐不胜<sup>[62]</sup>，天下皆叛之。怀王与诸将约曰：‘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闭宫室，还军霸上，以待大王来。故遣将守关者，备他盗出人与非常也。劳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赏，而听细说<sup>[63]</sup>，欲诛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续耳<sup>[64]</sup>，窃为大王不取也。”项王未有以应，曰：“坐！”樊哙从良坐<sup>[65]</sup>。坐须臾，沛公起如厕<sup>[66]</sup>，因招樊哙出。

沛公已出，项王使都尉陈平召沛公<sup>[67]</sup>。沛公曰：“今者出，未辞也，为之奈何？”樊哙曰：“大行不顾细谨<sup>[68]</sup>，大礼不辞小让<sup>[69]</sup>。如今人方为刀俎<sup>[70]</sup>，我为鱼肉，何辞为？”于是遂去。乃令张良留谢。良问曰：“大王来何操<sup>[71]</sup>？”曰：“我持白璧一双，欲献项王；玉斗一双<sup>[72]</sup>，欲与亚父。会其怒<sup>[73]</sup>，不敢献。公为我献之。”张良曰：“谨诺。”当是时，项王军在鸿门下，沛公军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则置车骑<sup>[74]</sup>，脱身独骑，与樊哙、夏侯婴、靳强、纪信等四人持剑盾走<sup>[75]</sup>，从酈山下<sup>[76]</sup>，道芷阳间行<sup>[77]</sup>。沛公谓张良曰：“从此道至吾军，不过二十里耳。度我至军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间至军中<sup>[78]</sup>，张良入谢，曰：“沛公不胜杯杓<sup>[79]</sup>，不能辞。谨使臣良奉白璧一双，再拜献大王足下；玉斗一双，再拜奉大将军足下<sup>[80]</sup>。”项王曰：“沛公安在？”良曰：“闻大王有意督过之<sup>[81]</sup>，脱身独去，已至军矣。”项王则受璧，置之坐上。亚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剑撞而破之，曰：“唉！竖子不足与谋<sup>[82]</sup>。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沛公至军，立诛杀曹无伤。

居数日，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sup>[83]</sup>。人或说项王曰：“关中阻山河<sup>[84]</sup>四塞<sup>[85]</sup>，地肥饶，可都以霸<sup>[86]</sup>。”项王见秦宫室皆以烧残破<sup>[87]</sup>，又心怀思欲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sup>[88]</sup>，谁知之者！”说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sup>[89]</sup>，果然。”项王闻之，烹说者<sup>[90]</sup>。

项王使人致命怀王<sup>[91]</sup>，怀王曰：“如约<sup>[92]</sup>。”乃尊怀王为义帝<sup>[93]</sup>。项王欲自王，先王诸将相，谓曰：“天下初发难时，假立<sup>[94]</sup>诸侯后以伐秦。然身被坚执锐首事<sup>[95]</sup>，暴露于野三年，灭秦定天下者，皆将相诸君与籍之力也。义帝虽无功<sup>[96]</sup>，故当分其地而王之<sup>[97]</sup>。”诸将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诸将为侯王。……故立沛公为汉王<sup>[98]</sup>……项王自立为西楚霸王<sup>[99]</sup>，王九郡，都彭城。……

汉五年<sup>[100]</sup>，汉王乃追项王，……项王军壁垓下<sup>[101]</sup>，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间汉军四面皆楚歌<sup>[102]</sup>，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sup>[103]</sup>；骏马名骓<sup>[104]</sup>，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忼慨<sup>[105]</sup>，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sup>[106]</sup>。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sup>[107]</sup>！”歌数阕<sup>[108]</sup>，美人和之<sup>[109]</sup>。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于是项王乃上马骑，麾下壮士从者八百余人，直夜溃围南出<sup>[110]</sup>，驰走。平明<sup>[111]</sup>，汉军乃觉之，令骑将灌婴以五千骑追之<sup>[112]</sup>。项王渡淮，骑能属者百余人耳<sup>[113]</sup>。项王至阴陵<sup>[114]</sup>，迷失道，问一田父，田父给曰<sup>[115]</sup>：“左。”左，乃陷大泽中<sup>[116]</sup>。以故汉追及之。项王乃复引兵而东，至东城<sup>[117]</sup>，乃有二十八骑。汉骑追者数千人。项王自度不得脱，谓其骑曰：“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sup>[118]</sup>，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sup>[119]</sup>。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今日固决死<sup>[120]</sup>，愿为诸君快战<sup>[121]</sup>，必三胜之，为诸君溃围、斩将、刈旗<sup>[122]</sup>，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乃分其骑以为四队，四向。汉军围之数重。项王谓其骑曰：“吾为公取彼一将。”令四面骑驰下，期山东为三处<sup>[123]</sup>。于是项王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sup>[124]</sup>，遂斩汉一将。是时，赤泉侯为骑将<sup>[125]</sup>，追项王，项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sup>[126]</sup>。与其骑会为三处。汉军不知项王所在，乃分军为三，复

围之。项王乃驰，复斩汉一都尉，杀数十百人。复聚其骑，亡其两骑耳，乃谓其骑曰：“何如？”骑皆伏曰<sup>[127]</sup>：“如大王言。”

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sup>[128]</sup>。乌江亭长檣船待<sup>[129]</sup>，谓项王曰：“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sup>[130]</sup>！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乃谓亭长曰：“吾知公长者。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尝一日行千里，不忍杀之，以赐公。”乃令骑皆下马步行，持短兵接战<sup>[131]</sup>。独籍所杀汉军数百人。项王身亦被十余创<sup>[132]</sup>，顾见汉骑司马吕马童<sup>[133]</sup>，曰：“若非吾故人乎<sup>[134]</sup>？”马童面之<sup>[135]</sup>，指王翳曰<sup>[136]</sup>：“此项王也。”项王乃曰：“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若德<sup>[137]</sup>。”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头，余骑相蹂践争项王，相杀者数十人。……

太史公曰<sup>[138]</sup>：吾闻之周生曰<sup>[139]</sup>“舜目盖重瞳子”<sup>[140]</sup>，又闻项羽亦重瞳子，羽岂其苗裔邪<sup>[141]</sup>？何兴之暴也<sup>[142]</sup>！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sup>[143]</sup>，豪杰蜂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然羽非有尺寸<sup>[144]</sup>，乘势起陇亩之中<sup>[145]</sup>，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sup>[146]</sup>，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sup>[147]</sup>，号为“霸王”，位虽不终<sup>[148]</sup>，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及羽背关怀楚<sup>[149]</sup>，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sup>[150]</sup>，难矣。自矜功伐<sup>[151]</sup>，奋其私智而不师古<sup>[152]</sup>，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sup>[153]</sup>，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sup>[154]</sup>而不自责，过矣<sup>[155]</sup>。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sup>[156]</sup>，岂不谬哉！

## 注 释

[1] 选自《史记·项羽本纪》，司马迁撰，韩兆琦主译，中华书局2008年版。

[2] 军：驻扎。霸上：地名，即灞水以西的白鹿原，在今陕西长安县东。

[3] 子婴：秦二世胡亥的侄子，被赵高立为秦王，后降刘邦。

[4] 旦日：明早。飧(xiǎng)：犒赏酒食。为：将，准备。

[5] 新丰：地名，在今陕西临潼县东。鸿门：山坡名，在新丰东十七里，今名项王营。

[6] 说(shuì)：劝说，游说。

[7] 山东：泛指战国时六国之地，因在崤山(今河南洛宁县西北)以东，故名。

[8] 幸：亲近，宠爱。

[9] 气：头上的云气。古人迷信，认为通过观察某人头上的云气可以推断其祸福吉凶。

[10] 左尹：楚官名，辅佐令尹的官。项伯：名缠，项羽的族叔。

[11] 素：平常。善：交好。张良：字子房，本为韩国人，祖、父皆任韩相。韩灭，张良欲报仇，陈涉起义后，聚众响应，不久归属刘邦，为刘邦的主要谋士，后封留侯。留：秦县名，在今江苏沛县东南。

[12] 具告：详细告诉。

[13] 为韩王送沛公：张良曾劝说项梁立韩公子成为韩王，自己做韩相。后来刘邦使韩王成留守阳翟(今河南禹县)，张良奉韩王命随同刘邦一道西入武关，故有此言。韩王，指韩王成。

[14] 为之奈何：对这件事怎么办？

[15] 为：前一个“为”是替、给的意思，后一个“为”是出、制定的意思。



- [16] 顰(zōu)生:浅陋无知的小人;一说人名。
- [17] 距:通“拒”,把守的意思。关:函谷关。内:通“纳”,放进。
- [18] 故:旧谊。
- [19] 活之:使之活。
- [20] 孰与君少长:项伯和你的年纪相比,谁大谁小?
- [21] 得:应该。兄事之:以兄长的礼节对待他。
- [22] 要:通“邀”。
- [23] 卮(zhī):盛酒的器皿。为寿:祝寿。
- [24] 约为婚姻:约定结为姻亲。
- [25] 秋豪:鸟兽在秋天新生的绒毛,比喻非常细小的事物。豪,通“毫”。
- [26] 籍:登记。吏民:官吏和人民。
- [27] 将军:指项羽。
- [28] 非常:意外的变故。
- [29] 倍德:忘恩负义。倍,通“背”,背叛、忘记。
- [30] 蚤:通“早”。谢:道歉,谢罪。
- [31] 谢:谢罪。
- [32] 戮力:协力。戮,通“努”。
- [33] 不自意:自己没料想到。
- [34] 郤(xì):通“隙”,嫌隙。
- [35] 东向坐:面向东坐,秦汉时室内以面向东坐为上位。
- [36] 亚父:仅次于父,这是项羽对范增的尊称。
- [37] 数(shuò):多次。目:名词用做动词,以目示意的意思。
- [38] 玦(jué):玉器名,环形有缺,借以表示决断。这是暗示项羽下决心杀刘邦。
- [39] 项庄:项羽的堂弟。
- [40] 若:你。
- [41] 因击:乘机。坐:同“座”,座位。
- [42] 不者:否则。不,通“否”。
- [43] 若属:你们。
- [44] 翼蔽:像鸟张开翅膀一样遮挡住。
- [45] 樊哙(kuài):沛人,原以屠狗为业,随刘邦起义,屡立战功,刘邦建汉后,曾任汉左丞相,封舞阳侯。
- [46] 其意常在沛公也:他的目的在于(杀死)刘邦。
- [47] 与之同命:和他(项羽)拼命。
- [48] 拥:持,抱。
- [49] 交戟之卫士:交叉持戟的门卫。
- [50] 仆地:跌倒在地上。
- [51] 披帷:掀开帷帐。
- [52] 瞋目:睁大眼睛。这是发怒的表情。
- [53] 上指:向上竖直。
- [54] 眦(zī):眼眶。

[55] 按剑：用手握着剑柄。跽(jì)：长跪。古人席地而坐，两膝着地，两股贴脚跟。股不着脚跟为跪；而挺腰耸身叫跽，这是一种便于应变的姿势。

[56] 参乘(shèng)：即骖乘，坐在车右负责护卫的人。

[57] 斗：容量单位，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石。

[58] 彘(zhì)肩：猪前腿。

[59] 覆其盾：把盾牌反过来。

[60] 啖(dàn)：同“啗”，大口地吃。

[61] 举：尽。

[62] 刑：用刑。胜：尽。

[63] 细说：小人的谗言。

[64] 亡秦之续：意思是重蹈亡秦的覆辙。

[65] 从良坐：在张良身边坐下。

[66] 如厕：上厕所。如，往，上。

[67] 都尉：武官名，比将军略低。陈平：阳武(今河南兰考县)人，当时在项羽手下做都尉，第二年归附刘邦，为谋士，汉建国后封曲阳侯，曾任丞相。

[68] 大行：做大事。细谨：细枝末节。

[69] 辞：避忌。让：责备。

[70] 俎(zǔ)：砧板。

[71] 操：拿，这里是携带的意思。

[72] 玉斗：玉制的酒具。

[73] 会：恰逢，适逢。

[74] 置：丢弃。

[75] 夏侯婴：沛人，从刘邦起义，被封为汝阴侯。靳强：刘邦部属，后封汾阳侯。纪信：刘邦部将，后被项羽烧死。

[76] 郾山：即骊山。

[77] 道：取道。芷阳：秦县名，汉改名霸陵，在今西安市东。间行：抄小路走。

[78] 间至军中：由小道回到军中。

[79] 不胜杯杓(sháo)：不胜酒力。不胜，禁不起。杯杓，这里为酒的代称。杓，勺子，取酒用具。

[80] 大将军：指范增。

[81] 督过之：责备、怪罪他。

[82] 竖子：小子，对的一种蔑称。这里明指项庄，暗指项羽。

[83] 东：向东。

[84] 阻山河：以山河为险阻。

[85] 四塞：指关中四面可以扼守的险要关隘。关中东有函谷关，西有散关，南有武关，北有萧关，合称“四塞”。

[86] 都以霸：建都而成就霸业。

[87] 以：通“已”。

[88] 衣绣夜行：穿着锦绣衣服在夜里行路。比喻富贵荣华不外露。

[89] 沐猴而冠：猴子戴帽，比喻虚有仪表。这里讥笑项羽看上去轰轰烈烈，其实不能成大事。沐猴，猕猴。

- [90] 烹:煮。
- [91] 致命:报命。
- [92] 如约:按照约定。
- [93] 义帝:即“假帝”,仅是名义的帝王。
- [94] 假立:名义上推立。
- [95] 被坚执锐:穿上铠甲,拿起武器。首事:首先起事。
- [96] 虽:尽管。
- [97] 故当:本来应当。
- [98] 汉王:项羽所封的刘邦的王号,辖巴、蜀、汉中三郡,包括今四川东部、西部及陕西南部及湖北西北部。
- [99] 西楚霸王:项羽自封的王号。当时彭城一带称西楚,项羽定都彭城。霸王,诸侯盟主。
- [100] 汉五年:即公元前202年。
- [101] 壁:安营。垓下:地名,故址在今安徽灵璧县东南。
- [102] 楚歌:这里指唱楚地的乐歌。
- [103] 幸从:受到宠幸而跟随。
- [104] 骓(zhuī):毛色青白相间的马。
- [105] 忼慨:即慷慨,这里有悲愤激昂之意。
- [106] 不逝:指被围困,不能向前跑。
- [107] 奈若何:把你怎么办?
- [108] 数阕:几遍。阕,曲终叫阕。
- [109] 和之:作诗与项羽唱和。
- [110] 直夜:当晚。直,值。溃:突破,冲破。
- [111] 平明:天亮时。
- [112] 灌婴:汉将,后封颖阴侯。
- [113] 骑能属者:能跟从项羽的骑兵。
- [114] 阴陵:地名,在今安徽定远县西北。
- [115] 给(dài):哄骗。
- [116] 泽:沼泽地。
- [117] 东城:地名,在安徽定远县东南。
- [118] 身:亲身经历。
- [119] 卒:终于。
- [120] 决死:必死。
- [121] 快战:痛快地打一仗。
- [122] 刈旗:砍倒敌方的大旗。
- [123] 期:约定……为(会聚处)。山东:山的东面。
- [124] 披靡:草木随风而倒的样子,比喻汉军的溃败之状。
- [125] 赤泉侯:指杨喜,汉军骑将,后被封赤泉侯。此时尚未封侯,这是史家的追称。
- [126] 辟易:倒退。
- [127] 伏:指在马上拜伏。
- [128] 乌江:地名,即今安徽和县东北长江江岸的乌江浦。



- [129] 亭长：乡官。秦时，十里一亭，设亭长一人，管理乡里事务。檣(yì)：同“舣”，撑船靠岸。
- [130] 我何渡为：我还渡河做什么呢？
- [131] 短兵：指刀、剑等短武器。
- [132] 被：受。创：伤。
- [133] 顾：回头。骑司马：官名，骑兵将领。吕马童：人名，原为项羽部属，后以战功封中水侯。
- [134] 故人：旧相识。
- [135] 面：通“偈”，背对着。
- [136] 指：指示。王翳：汉将，后封杜衍侯。
- [137] 吾为汝德：我给你这点儿好处。
- [138] 太史公：司马迁自称。以下为论赞，是对项羽的一生进行总结和评价的。
- [139] 周生：是和司马迁同时代的人，其名及行事不详。
- [140] 盖：大概。重瞳：双目各有两个眸子。
- [141] 苗裔：后代子孙。
- [142] 暴：突然。
- [143] 首难：首先起事。
- [144] 尺寸：尺寸大小的封地。
- [145] 陇亩：指乡野。
- [146] 将：率领。五诸侯：指齐、赵、韩、魏、燕五国故地的反秦义军。
- [147] 政：政令。
- [148] 位：指西楚霸王的地位。
- [149] 背关怀楚：指放弃关中形胜之地而定都彭城之事。
- [150] 怨王侯叛己：抱怨诸侯王背叛自己。
- [151] 自矜：自夸。功伐：功劳。
- [152] 奋：逞。私智：个人的智慧。不师古：不师法古代建功立业的帝王。
- [153] 力征：以武力征伐。
- [154] 寤：通“悟”。
- [155] 过：错。
- [156] 引：借口。

## 评析

《史记》中的人物传记大都是以历史人物的活动为中心来记录历史的，《项羽本纪》就是这样，围绕着项羽的一生业绩，再现了群雄蜂起、楚汉相争的宏伟历史场景。作者以其一生中最重大、最能表现其性格特征的三件大事来集中表现人物。这三件大事就是巨鹿之战、鸿门之宴、垓下之围。在对项羽的性格、命运作血肉丰满的描绘和比较完整的反映的同时，既有作为历史学家对这一英雄人物的深切同情和历史批判，又有作为文学家驾驭史料精心裁剪、巧于对比和锤炼语言的高超的艺术才能。

本文节选的是其中的鸿门宴、垓下之围、乌江自刎及太史公曰，刻画了项羽缺乏智谋、勇武粗豪的性格，表现了作者对项羽勇猛粗豪性格的歌颂及不幸结局的同情和至死不悟的惋惜。

《项羽本纪》在语言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艺术成就。在对话语言中，司马迁有时直录口语，如项羽年

轻位微时说“彼可取而代也”等,表现了项羽的抗争信念和直率性情;有时大段陈词,如项羽斩杀宋义前的一番话,说得慷慨激昂、雄辩有力;霸王别姬的悲歌又是那么的缠绵悱恻、香软温柔,儿女情长、爱意无限;与乌江亭长诀别,则又显得仗义非常、愧悔交加,体现出了对话语言与人物性格、环境、地位、心理状态的关联。除了人物言行之外,文章也重视对人物心理的描写与刻画,如垓下被围、四面楚歌、悲歌别姬,充分表现了他内心的矛盾和痛苦。项羽既是个叱咤风云的悲剧英雄,又是一位仁慈爱人的有情有义的首领。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刚中带柔、柔中带刚、刚柔相济的性格和“真善美”的人生境界。

### 阅读思考

- 1.在描述垓下之围时,作者着重描写了哪三个场面?
- 2.结合选文,分析项羽的性格特点。
- 3.认真体会“太史公曰”的评议,谈谈你对项羽失败原因的看法。

## 六 汉 书

### 题 解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全书包括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一百篇、一百二十卷,记载了自汉高祖元年(前206)到王莽地皇四年(23)共二百二十九年的历史。《汉书》史料丰富、精确,叙述中博采诸说之长,文风也朴实严谨,在史学和文学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 苏武传<sup>[1]</sup>

班固

武字子卿<sup>[2]</sup>,少以父任,兄弟并为郎<sup>[3]</sup>。稍迁至移中厩监<sup>[4]</sup>。时汉连伐胡,数通使相窥观<sup>[5]</sup>。匈奴留汉使郭吉、路充国等前后十余辈<sup>[6]</sup>。匈奴使来,汉亦留之以相当<sup>[7]</sup>。天汉元年<sup>[8]</sup>,且鞮侯单于初立<sup>[9]</sup>,恐汉袭之,乃曰:“汉天子,我丈人行也<sup>[10]</sup>。”尽归汉使路充国等。武帝嘉其义<sup>[11]</sup>,乃遣武以中郎将使持节送匈奴使留在汉者<sup>[12]</sup>,因厚赂<sup>[13]</sup>单于,答其善意。武与副中郎将张胜及假吏<sup>[14]</sup>常惠等,募士、斥候百余人俱<sup>[15]</sup>。既至匈奴,置币遗单于<sup>[16]</sup>。单于益骄,非汉所望也<sup>[17]</sup>。

方欲发使送武等,会缙王与长水虞常等谋反匈奴中<sup>[18]</sup>。缙王者,昆邪王姊子也<sup>[19]</sup>,与昆邪王俱降汉,后随浞野侯没胡中<sup>[20]</sup>。及卫律所将降者<sup>[21]</sup>,阴相与谋劫单于母阏氏归汉<sup>[22]</sup>。会武等至匈奴,虞常在汉时,素与副张胜相知<sup>[23]</sup>,私候<sup>[24]</sup>胜,曰:“闻汉天子甚怨卫律,常能为汉伏弩<sup>[25]</sup>射杀之。吾母与弟在汉,幸蒙其赏赐<sup>[26]</sup>。”张胜许之,以货物与常。

后月余,单于出猎,独阏氏子弟在。虞常等七十余人欲发<sup>[27]</sup>;其一人夜亡,告之<sup>[28]</sup>。单于子弟发兵与战<sup>[29]</sup>,缙王等皆死,虞常生得<sup>[30]</sup>。

单于使卫律治<sup>[31]</sup>其事。张胜闻之,恐前语发,以状语武<sup>[32]</sup>。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见

犯乃死，重负国<sup>[33]</sup>。”欲自杀，胜、惠共止之。虞常果引<sup>[34]</sup>张胜。单于怒，召诸贵人议<sup>[35]</sup>，欲杀汉使者。左伊秩訾<sup>[36]</sup>曰：“即谋<sup>[37]</sup>单于，何以复加？宜皆降之<sup>[38]</sup>。”单于使卫律召武受辞<sup>[39]</sup>，武谓惠等：“屈节辱命，虽生，何面目以归汉<sup>[40]</sup>！”引佩刀自刺。卫律惊，自抱持武，驰召医<sup>[41]</sup>。凿地为坎，置煇火<sup>[42]</sup>，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sup>[43]</sup>。武气绝，半日复息。惠等哭，舆归营<sup>[44]</sup>。单于壮其节<sup>[45]</sup>，朝夕遣人候问武，而收系<sup>[46]</sup>张胜。

武益愈<sup>[47]</sup>。单于使使晓武，会论虞常，欲因此时降武<sup>[48]</sup>。剑斩虞常已，律曰：“汉使张胜谋杀单于近臣<sup>[49]</sup>，当死。单于募降者赦罪。”举剑欲击之，胜请降。律谓武曰：“副有罪，当相坐<sup>[50]</sup>。”武曰：“本无谋<sup>[51]</sup>，又非亲属，何谓相坐？”复举剑拟之<sup>[52]</sup>，武不动。律曰：“苏君，律前负汉归匈奴，幸蒙大恩，赐号称王，拥众数万，马畜弥山<sup>[53]</sup>，富贵如此。苏君今日降，明日复然。空以身膏草野<sup>[54]</sup>，谁复知之！”武不应。律曰：“君因我<sup>[55]</sup>降，与君为兄弟，今不听吾计，后虽欲复见我，尚可得乎<sup>[56]</sup>？”武骂律曰：“女为人臣子，不顾恩义，畔主背亲，为降虏于蛮夷，何以女为见<sup>[57]</sup>？且单于信女，使决人死生，不平心<sup>[58]</sup>持正，反欲斗两主，观祸败<sup>[59]</sup>。南越杀汉使者，屠为九郡<sup>[60]</sup>；宛王杀汉使者，头县北阙<sup>[61]</sup>；朝鲜杀汉使者，即时诛灭<sup>[62]</sup>。独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sup>[63]</sup>，欲令两国相攻。匈奴之祸，从我始矣。”

律知武终不可胁，白单于<sup>[64]</sup>。单于愈益欲降之。乃幽<sup>[65]</sup>武，置大窖<sup>[66]</sup>中，绝不饮食<sup>[67]</sup>。天雨雪，武卧啮雪，与旃毛并咽之<sup>[68]</sup>，数日不死，匈奴以为神，乃徙武北海无人处，使牧羝<sup>[69]</sup>，羝乳乃得归<sup>[70]</sup>。别其官属常惠等，各置他所。

武既至海上，廩食<sup>[71]</sup>不至，掘野鼠去<sup>[72]</sup>草实而食之。杖汉节牧羊<sup>[73]</sup>，卧起操持，节旄尽落。积五六年，单于弟於靛王弋射海上<sup>[74]</sup>。武能网纺缴，檠弓弩<sup>[75]</sup>，于靛王爱之，给其衣食。三岁余，王病，赐武马畜、服匿、穹庐<sup>[76]</sup>。王死后，人众<sup>[77]</sup>徙去。其冬，丁令盗武牛羊，武复穷厄<sup>[78]</sup>。

……

昭帝<sup>[79]</sup>即位数年，匈奴与汉和亲。汉求武等，匈奴诡言武死。后汉使复至匈奴。常惠请其守者与俱<sup>[80]</sup>，得夜见汉使，具自陈道。教使者谓单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系帛书，言武等在某泽<sup>[81]</sup>。使者大喜，如惠语以让单于<sup>[82]</sup>。单于视左右而惊<sup>[83]</sup>，谢汉使曰：“武等实在<sup>[84]</sup>。”……单于召会武官属，前以降及物故，凡随武还者九人<sup>[85]</sup>。

武以始元六年春至京师<sup>[86]</sup>……武留匈奴凡十九岁，始以强壮出，及还，须发尽白。

## 注 释

[1] 本篇选自《汉书·李广苏建传》，叙述苏武出使匈奴的事迹，表现了他在万般危难的情况下艰苦卓绝、宁死不屈的节操。其中“苏武牧羊”的故事成为我国人民所熟悉和喜爱的故事之一，后代许多戏剧、歌词、绘画都取材于此。

[2] 武字子卿：这里只叙苏武的名和字，没有提姓和籍贯，因为删节的上一段文字是其父苏建传，已经说过姓苏，是杜陵（今陕西长安县南）人。

[3] “少以”二句：年轻时凭父亲的职位，弟兄几个人都做了郎官。父任，父亲的职位。苏建曾做代郡



太守，封平陵侯。兄弟，苏武兄名嘉，弟名贤。郎，汉代侍卫皇帝的官员。

[4] 移(yí)中厩(jiù)监：在皇宫移园的马房中主管鞍马、鹰犬和射猎用具的官员。移，这里是汉宫中的园名。

[5] “时汉”二句：当时汉朝接连攻打匈奴，常常互相派人窥探对方。胡，这里指匈奴。数(shuò)，多次。

[6] 留：扣留。十余辈：十多个人。

[7] 相当：相抵。

[8] 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天汉，汉武帝的年号。

[9] 且鞮(jū dī)侯单于：匈奴称其君主为单于，且鞮侯是当时单于嗣位以前的封号。

[10] 丈人行(háng)：长辈。丈人，对父辈的尊称。行，辈。

[11] 嘉：赞赏。义：指上文释放汉使的行为。

[12] “乃遣”句：于是派遣苏武以中郎将的身份带着皇帝的旄(máo)节去出使，以送还汉朝扣留的匈奴使者。中郎将，汉代皇宫主宿卫侍从的武官，秩比二千石。节，即旄节，在竹竿上饰以三层牦牛尾，作为使者的信物。

[13] 赂：用财物赠送或收买别人。

[14] 假吏：临时充任的官吏。

[15] 募：招募。士：士兵。斥候：侦察人员。俱：一同前往。

[16] 置币：准备财物。遗(wèi)，赠送。

[17] “非汉”句：不像汉武帝原来希望的那样。

[18] 会：恰好遇上。缑(gōu)王：匈奴的一个贵族。长水：地名，在今陕西蓝田县。其地多胡骑。虞常：人名，长水人。

[19] 昆邪王：匈奴贵族，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降汉。姊子：外甥。

[20] 浞(zhuó)野侯：指汉将赵破奴。武帝太初二年(前103)被匈奴所俘虏。没胡中：陷入匈奴，指缑王跟着赵破奴一起为匈奴所俘。

[21] 卫律：长水胡人，先在汉朝为官，后降匈奴，封丁零王。所将：所统率的。

[22] “阴相与”句：暗中共同策划，要把单于母亲阏氏劫掠到汉朝。阴，暗暗地。劫，劫持。阏氏(yān zhī)，单于配偶的称号。

[23] 素：平素。相知：互相熟识。

[24] 私候：私下拜访。

[25] 伏弩(nǚ)：埋伏弓箭。弩，一种设有机关的弓。

[26] “幸蒙”句：希望受到汉朝的赏赐。其，指汉朝廷。

[27] 发：发动叛乱。

[28] “其一人”二句：其中有一个人连夜逃出，揭发了这件事。亡，逃走。告，告发。

[29] 与战：指与缑王、虞常等人作战。

[30] 生得：活捉。此指被活捉。

[31] 治：审理。

[32] “恐前语”二句：担心过去和虞常所说的合谋造反的话被泄露，就把情况告诉了苏武。发，泄露。语(yù)武，告诉苏武。

[33] “见犯”二句：被侮辱之后才死，更加对不起国家。见犯，被侵犯，指被逮捕受辱。重(chóng)，更加。

[34] 引：牵扯，攀连。指虞常供出张胜合谋之事。

[35] 诸贵人：指匈奴贵族。

[36] 左伊秩訾(zǐ)：匈奴官名。

[37] 谋：谋害。

[38] 宜皆降之：应该都让他们投降。降之，使之降。

[39] 受辞：受审讯。

[40] “屈节”三句：损坏了自己的节操，辱没了国家的使命，即使还活着，但有什么脸面回到汉朝去呢！

[41] “卫律”三句：卫律大惊，亲自抱住苏武，并使人快马请来医生。

[42] “凿地”二句：在地上掘个坑，里边点上有烟无焰的火。煜(yūn)火，初燃未旺、有烟无焰的火。

[43] “覆武”二句：把苏武面朝下伏在坑上，敲打他的背以把血放出来(免得血淤积体内为害)。蹈，通“搯(tāo)”，轻轻敲打。

[44] 舆归营：用车把苏武运回营帐。舆，作动词用，用车运载。

[45] 壮其节：即“以其节为壮”，认为他的气节了不起。

[46] 收系：逮捕关押。

[47] 武益愈：苏武的伤渐渐痊愈。

[48] “单于”三句：单于派使者告知苏武，共同审判虞常，打算趁这时迫使苏武投降。晓，告知。

[49] “汉使”句：指上文虞常与张胜商议以伏弩射杀卫律之事。近臣，亲近的臣，卫律自指。

[50] “副有罪”二句：言副使张胜有罪，苏武应当连坐。相坐，连带治罪。

[51] 本无谋：本来就没有和张胜同谋。

[52] “复举剑”句：卫律又举起剑来做出要杀人的样子。拟，比画着做个样子。

[53] “拥众”二句：拥有好几万人，马匹等牲畜漫山遍野。弥，满。

[54] “空以”句：白白地让自己的肉体变做野草的肥料，指白白流血牺牲。膏，作动词用，使……肥沃。

[55] 因我：迁就我。

[56] 得：能够。

[57] “为降虏”二句：你投降做了外族的俘虏，我见你做什么。何以女为见，即“何以见女为”，为什么要见你。女，同“汝”。为，语气助词。

[58] 平心：居心公平。

[59] “反欲”二句：反而要唆使两方君主相斗，坐观成败。斗两主，使汉和匈奴两主相斗。

[60] “南越”二句：汉武帝元鼎五年(前112)夏四月，南越王相吕嘉反，杀其王、王太后及汉使者。武帝遣将征讨。六年(前111)，杀吕嘉，遂分南越之地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陆、九真、日南、珠崖、儋耳九郡。屠，分裂。

[61] “宛王”二句：大宛出汗血马。汉武帝派遣使者车令持重金求良马，大宛不与。使者因此辱骂宛王，大宛中贵人乃使东边郁成王遮杀汉使。武帝遂于太初元年(前104)发兵征大宛。四年(前100)，

大宛诸贵人乃谋杀大宛王母寡，献其头并良马于汉。

[62] “朝鲜”二句：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派涉何为使说降朝鲜王右渠，未果。而涉何派人刺死送其返国的朝鲜裨王长。后涉何封辽东东部都尉，朝鲜发兵袭杀何。武帝乃派兵征朝鲜。至元封三年（前108），朝鲜尼溪相参乃使人刺杀朝鲜王右渠，归降汉朝。汉分朝鲜地为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

[63] “若知”句：你明知我不肯投降。若，你。

[64] “律知”二句：卫律知道终究不能用威胁的手段使苏武投降，便报告了单于。白，告诉。

[65] 幽：禁闭，关押。

[66] 窖(jiào)：收藏粮食的地洞。

[67] 绝不饮食：断绝供应，不给他吃喝。饮食(yìn sì)，都作动词用。

[68] “天雨雪”三句：天下雪，苏武躺在地窖里嚼着雪，和毡毛一起吞下。雨，落下。啮(niè)，咬。旃(zhān)，通“毡”，毛织物。

[69] “乃徙”二句：于是把苏武迁到北海没人住的地方，叫他牧羊。徙，迁居。北海，即今贝加尔湖，在今俄罗斯西伯利亚。羝(dī)，公羊。

[70] “羝乳”句：等到公羊产下小羊，才能回来，意即永不得归。这是匈奴威胁苏武的话。乳，指生小羊。

[71] 廩食：公家供应的粮食。

[72] 去：通“弃”(jǔ)，储藏。

[73] “杖汉节”句：拿着汉朝的旄节放羊。杖，拄着。

[74] 於靬(wū jiān)王：且鞮侯单于之弟。弋(yì)：用带细绳的箭射猎，此泛指射猎。

[75] “武能”二句：苏武会结渔网，纺缴丝，矫正弓弩。网，作动词用，结网的意思。缴(zhuó)，系在箭上的绳。檠，矫正弓的工具，这里作动词用，矫正弓弩的意思。

[76] 服匿：盛酒酪的瓦器。穹庐：北方游牧民族居住的圆形毡帐，即今“蒙古包”。

[77] “人众”句：意为於靬王部下的人都迁走了。

[78] “丁令”二句：丁令人偷走苏武的牛羊，苏武又穷困了。丁令，匈奴的别支。厄，困苦。

[79] 昭帝：武帝的儿子刘弗陵，公元前87年继位。

[80] “常惠”句：常惠请求和看守自己的人一起去。

[81] “言天子”四句：请汉使向单于说，汉帝在上林苑打猎，射到一只大雁，脚上系着用帛写的信，里边说苏武等人在某一个水泽里。上林，即上林苑，汉代皇家苑囿。帛，一种丝织品。

[82] “如惠语”句：照着常惠的话来责怪单于说谎。让，责怪。

[83] “单于”句：单于看看左右侍从，感到非常惊讶。

[84] 实在：确实还活着。

[85] “单于”三句：单于召集当初跟从苏武的僚属，除去以前已投降匈奴的和死了的，现在跟随苏武一起回去的共有九人。以，通“已”。物故，死亡。

[86] 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京师：京城，指长安。



## 评析

《苏武传》是《汉书》中一篇比较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品。

苏武一生经历曲折丰富，作者在传记中，比较集中地选取了他一生里最重要的活动——出使匈奴，来刻画苏武的性格、品质，以简练的文笔，清楚的脉络，塑造了一个坚贞顽强，忠于国家、民族的英雄形象。

作者循着时间的顺序，逐层记述了苏武出使的过程。

在表现手法上，作者比较充分地使用了对比和陪衬。文中作者以较多的笔墨记述了卫律和李陵两个投敌者。卫律劝降，向苏武炫耀权力和财富，苏武则报之以“不应”和斥责；李陵兵败投降，因母亲被处死而绝了归汉之望，苏武则亲属散亡殆尽而不改其誓死归汉的决心。文章最后叙述苏武归汉时，说他“以强壮出，及还，须发尽白”，来时募百余人，“随武还者九人”。这些对比，突出了苏武的形象，也给读者以更深刻的印象。

作者在叙述中穿插了许多对细节的描写，苏武得知自己有被牵连的危险时说：“见犯乃死，重负国”，短短几个字，就充分表现出了苏武把国家利益置于自己生死之上的精神。卫律劝降时，苏武“不应”，以刀剑威胁，苏武“不动”，寥寥四字，平淡中显示出态度的坚决。北海牧羊，“卧起操持”，“杖汉节牧羊”的细节，也突出体现了他的坚贞顽强。这些细微之处的描写，使形象具体、充实，人物的性格、精神鲜明感人。

## 阅读思考

- 1.《苏武传》表现了苏武怎样的性格特征？
- 2.本文的细节描写体现在哪些方面？
- 3.简述《苏武传》的艺术特色。

## 七 古诗十九首

### 题解

《古诗十九首》最早见载于南朝梁代昭明太子编的《文选》，因作者佚名，时代莫辨，风格相近，萧统泛题为“古诗”。这组诗非一人一时之作，作者是中下层文人，创作时代为东汉末年的桓帝、灵帝之世，思想内容呈现出复杂的时代特点，或表现建功立业的壮志，或表现追求幻灭后心灵的迷惘痛苦，或表现对个体生命的唯物认识和新的人生选择，更多的是表现游子思妇相思离别之苦，都带有生命意识觉醒后的感伤色彩。艺术上浑然天成，语言含蓄蕴藉，善用比兴寄托，言近旨远，语短情长，耐人寻味。《古诗十九首》是汉代文人五言诗成熟的标志。

《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从乐府民歌中汲取养料,滋养自己的创作。他们有感而发,语言朴素自然,描写生动真切,绝无虚情与矫饰,更无着意的雕琢,因此具有浑然天成的艺术风格。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中就这样概括《古诗十九首》的艺术特色:“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 意味无穷。遣词用语非常浅近明白,“平平道出,且无用功字面,若秀才对朋友说家常话”,却涵咏不尽,意味无穷。

2. 质朴自然。从情感上说,《古诗十九首》感情纯真诚挚,没有矫揉造作;从艺术表现上说,它的写景用语虽没有错采镂金式的加工,却有着出水芙蓉般的自然诗境。

3. 情景交融。《古诗十九首》所描写的景物、情境与情思非常切合,往往通过或白描,或比兴,或象征的手法形成情景交融、浑然圆融的艺术境界。

4. 语言精练。《古诗十九首》语言浅近自然,却又极为精练准确。传神达意,意味隽永。

此外,《古诗十九首》还较多地使用叠字,或描绘景物,或刻画形象,或叙述情境,无不生动传神,大大增加了诗歌的节奏美和韵律美。

《古诗十九首》在五言诗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中国诗史上也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它的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为后人师法,以至形成模式。它的艺术风格,也影响了后世诗歌的创作。

### 行行重行行<sup>[1]</sup>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sup>[2]</sup>。  
相去<sup>[3]</sup>万余里,各在天一涯<sup>[4]</sup>。  
道路阻且长<sup>[5]</sup>,会面安可知<sup>[6]</sup>?  
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sup>[7]</sup>  
相去日以远<sup>[8]</sup>,衣带日以缓<sup>[9]</sup>。  
浮云蔽白日<sup>[10]</sup>,游子不顾反<sup>[11]</sup>。  
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sup>[12]</sup>。  
弃捐勿复道<sup>[13]</sup>,努力加餐饭<sup>[14]</sup>。

### 注 释

[1] 选自《古诗源》,沈德潜撰,中华书局1963年版。

[2] 行行:行而不止。重:又。君:你,指丈夫。生别离:活生生地被分开。此处暗用《九歌·少司命》“悲莫悲兮生别离”之句。

[3] 相去:相隔。

[4] 天一涯:天的一边。

[5] 阻且长：艰险而又漫长。且，又。

[6] 安：怎能。知：预料。

[7] “胡马”两句托物喻意，胡马、越鸟尚且留恋故乡，难道游子就不思恋故土？胡马，北方所产的马。胡，古代对北方少数民族的称呼，后用以泛指北方。依，依恋。越鸟，南方的鸟。越，即百越，古代对南方少数民族的称呼，后泛指南方。巢南枝，在向南的枝条上筑巢。巢，用作动词，筑巢。

[8] 日以远：一天比一天远。以，同“已”。

[9] 此句以衣带一天比一天宽松，表明思妇因思念而一天比一天消瘦。缓，宽松。

[10] 浮云：喻诱惑丈夫的女性。白日：喻未归的丈夫。

[11] 反：同“返”，回来。

[12] 晚：指年终，岁末。

[13] 弃捐：抛弃。勿复道：不要再说。

[14] 此句是思妇无可奈何的自我宽慰之词，一说是思妇希望在外游子多加保重。

## 评析

此诗作于东汉末年桓灵之世。全诗抒发了思妇对远行丈夫的思念之情，反映了汉末动乱给百姓带来的生死离别的痛苦遭遇。一个妇女怀念离家远行的丈夫。她咏叹别离的痛苦、相隔的遥远和见面的艰难，把自己刻骨的相思和丈夫的一去不复返相对照，但还是自我宽解，只希望远行的人自己保重。全诗长于抒情，韵味深长，语言朴素自然又精练生动，风格接近民歌。

本篇可分为两部分：前六句为第一部分，后十句为第二部分。

第一部分，追叙初别，着重描写路远相见之难。开头两句“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是全诗的纲，总领下文。第二部分，着重刻画思妇相思之苦。胡马、越鸟二句是说鸟兽还懂得依恋故乡，何况人呢？以鸟兽和人作比，是从好的方面揣度游子的心理。随着时间的飞逝，游子越走越远，思妇的相思之情也愈来愈深切。“衣带日以缓”形象地揭示了思妇的这种心情。她日益消瘦、衰老（“衣带日以缓”“思君令人老”）和“游子不顾反”形成对比。“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是从坏的方面怀疑游子薄幸，不过不愿直说，而是委婉地通过比喻表达心里的想法。最后两句是强作宽慰，实际上这种心情是很难“弃捐”勿“道”的，心绪不佳，“餐饭”也是很难“加”的。相思之苦本来是一种抽象的心理状态，可是作者通过胡马、越鸟、浮云、白日等恰当的比喻，带缓、人老等细致的描写，把悲苦的心情刻画得生动具体、淋漓尽致。

### 西北有高楼<sup>[1]</sup>

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

交疏结绮窗，阿阁三重阶<sup>[2]</sup>。

上有弦歌声，音响一何悲！

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sup>[3]</sup>。



清商<sup>[4]</sup>随风发,中曲正徘徊<sup>[5]</sup>。  
一弹再三叹<sup>[6]</sup>,慷慨有余哀。  
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sup>[7]</sup>。  
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sup>[8]</sup>。

## 注 释

[1] 选自《古诗源》，沈德潜撰，中华书局1963年版。

[2] 交疏：花格子。结绮：格子连接着如丝织品的花纹。这句是说窗子都是“交疏结绮”的，言其玲珑工细。阿阁：四面有檐的阁子。三重阶：阶梯有三重，言阁之高。

[3] 杞梁妻：杞梁名殖字梁，春秋时代齐国的大夫，为齐国伐莒，死于莒国城下。他的妻哭了十天，然后自杀。琴曲有《杞梁妻叹》，《琴操》说是杞梁妻所作，《古今注》说是杞梁妻妹朝日所作。以上二句言这样的哀曲莫不是杞梁妻那样的寡妇所作吗？也就是说其悲哀可比《杞梁妻叹》。

[4] 清商：乐曲名。

[5] 中曲：一曲分数段，中曲就是曲子的中段。徘徊：萦绕。

[6] 叹：就是《乐记》“一唱而三叹”的“叹”，就是和声。

[7] 知音：能听出奏曲者感情的叫做知音，引申为人和人彼此知心也叫知音。以上二句是说我所痛惜的还不是歌者心有痛苦，而是歌者心里的痛苦没有人能够理解。这种缺少知音的悲哀乃是楼中歌者和楼外听者所共有的（听者设想如此），所以闻歌而引起情感的共鸣。

[8] 末二句是借愿为双鸟共飞这一古诗中的套语来表达对于楼中歌者的深切同情。

## 评 析

这首诗是按听者的感情发展为线索来构建全篇的。开头四句劈空而起，渲染出一种飘忽迷离的色调；接着的“上有弦歌声”上承首句，又牵出对乐声的描写，因而带出一问一答。“无乃”二字透出一丝游移不定，又增添了诗歌的凄迷气氛。最后在“慷慨有余哀”的袅袅余音中勾出“知音”之叹，生出双鹤齐飞的向往。至此，曲终幕落，与开首的劈空而来遥相呼应。这种如细丝盘缠的章法，正是构成此诗深婉悱恻的艺术风格的要素之一。

诗中隐现着两个人物形象，一个是抚弦发悲声的幽阁女子，一个是闻歌感愤的失意士子。然而诗中并没有一字一句言及人物本身，所写的是华丽的高楼、缢绻的浮云、随风飘远的弦歌声……楼上弹者与楼下听者的心灵也是凭借那一缕飘忽无形的弦歌声来沟通的。整首诗仿佛笼罩着一层缥缈的云雾，如梦如幻，即“空中送情，知向谁是”。弹者为何抚弦伤神，听者又为何闻声感慨，却不曾言明。读者感受到的只是那么一种幽怨的情调，一种空灵的艺术境界。

正是这种化实为虚的笔法使诗歌的内涵更为深广，能唤起读者丰富的感情，使他们有可能调动自己的经验，依据诗歌的启迪来想象这两个人物的形象。